

《宦海潮》

主要角色

于霍氏：旦
于天球：生
郭盛恩：净

情节

清代，湖北总兵郭盛恩，见其盟弟于天球之妻霍氏貌美，遂假称代其谋官，诓于天球入京，与霍氏私通；并欲害死于子少云。经义仆营救，于少云逃出。路过信阳，义仆冻死，于少云流于乞讨。于天球归家，控于官。奈郭盛恩买通官府，于天球反被逐。欲往京都上告，途中又被郭盛恩差孙、马二师爷灌醉，推入江中。于天球友王如海，路遇于少云，救之。于少云以行乞为名，私入郭府后园，用歌打动霍氏。母子遂控郭盛恩于巡按彭少保。彭少保调郭盛恩，郭盛恩不至。彭少保命水师进围总兵衙门，郭盛恩终被获，问斩。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三集：刘盛通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中军、大喜引郭盛恩同上。)
郭盛恩 (点绛唇) 将士英雄，威风压众；强兵勇，战马如龙，令出山摇动！
(郭盛恩上高台。)
郭盛恩 (念)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习就文共武，才得保君王。
(白) 本镇、郭盛恩。昔年攻打南京，投降老师，屡建奇功。圣上见喜，命俺镇守湖北汉阳一带。今当秋操之期。
中军！
中军 (白) 有！
郭盛恩 (白) 吩咐各营统制统领人马，齐下校场合操！
中军 (白) 是。
下面听者！大帅有令：各营统制统领人马，齐下校场合操！
四藤牌、
四刀手、
四枪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场】

于霍氏 (内白) 走哇！
(于福、于少云、于霍氏同上。)
于霍氏 (吹腔) 暮秋花谢菊初放，
换却清风阵阵凉。
(白) 奴家、于霍氏。配夫于天球。今当秋操之期，带领我儿少云前去观操。
于福！
于福 (白) 有。
于霍氏 (白) 唤车夫走上！
于福 (白) 车夫走上！
(车夫上。)
于霍氏 (白) 带路！
(吹腔) 于福引路阳关往，
观操散闷走一场。
(于福、于少云、于霍氏、车夫同下。)

【第三场】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中军、大喜引郭盛恩同上。)

郭盛恩 (白) 各归队伍!

中军 (白) 各归队伍!

四藤牌、

四刀手、

四枪手 (同白) 啊!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同下。)

郭盛恩 (白) 藤牌手操演上来!

中军 (白) 藤牌手操演上来!

(四藤牌同上, 同操, 同下。)

郭盛恩 (白) 校刀手操演上来!

中军 (白) 校刀手操演上来!

(四刀手同上, 同操, 同下。)

郭盛恩 (白) 长枪手操演上来!

中军 (白) 长枪手操演上来!

(四枪手同上, 同操, 同下。)

郭盛恩 (白) 一齐合操!

中军 (白) 一齐合操!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同上, 同合操。于福、于少云、于霍氏同上, 同看操。郭盛恩看于霍氏。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同操毕。)

中军 (白) 操演已毕。

(郭盛恩看于霍氏出神, 不理。)

中军 (白) 大帅大帅!

郭盛恩 (白) 啊, 回衙!

中军 (白) 回衙!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中军、大喜同下。郭盛恩回头望于霍氏, 下。车夫暗上。于福、于少云、于霍氏、车夫同下。)

【第四场】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中军、大喜引郭盛恩同上, 同挖门。)

郭盛恩 (白) 赏他们牛羊美酒, 下面去饮!

中军 (白) 赏你们牛羊美酒, 下面去饮!

(中军下。)

四藤牌、

四刀手、

四枪手 (同白) 啊!

(四藤牌、四刀手、四枪手同下。【小吹打】。郭盛恩换衣。)

郭盛恩 (白) 大喜!

大喜 (白) 伺候大人!

郭盛恩 (白) 方才在校场操演, 高坡之上, 站着一个小娘儿, 你可曾看见了无有!

大喜 (白) 您问那个小娘儿, 我倒认得她。

郭盛恩 (白) 你怎么认得她?

大喜 (白) 我给您办事去, 长瞅见她在门口儿站街。

郭盛恩 (白) 哦, 她在门口儿站街。她在哪儿住?

大喜 (白) 她就在大智门外于家庄。

郭盛恩 (白) 哦, 她住大智门外于家庄。她姓什么?

大喜 (白) 她姓于。

郭盛恩 (白) 她姓于?

大喜 (白) 她丈夫也做过晋县补用的游击。

郭盛恩 (白) 哦, 她丈夫也做过晋县补用的游击。他叫什么名字?

大喜 (白) 他叫于天球。
 郭盛恩 (白) 哦，这么一说，不是外人。
 大喜 (白) 怎么哪？
 郭盛恩 (白) 我跟于天球还是把兄弟呀！
 大喜 (白) 怕不是吧？
 郭盛恩 (白) 管他是与不是，要拜访拜访他。吩咐四十名小队子，拜客去呀！
 大喜 (白) 小队子，拜客去！
 (四清兵同带马上，领郭盛恩、大喜同下。)

【第五场】

(于天球上。)
 于天球 (引子) 命蹇时乖运不如，环同谷徼困穷儒。
 (念) 豪杰出世运未逢，终日昏昏在梦中。有朝得遇风云动，鱼龙变化上九重！
 (白) 在下、于天球。乃南阳人氏。昔日曾在向帅帐下屡建奇功，蒙向帅提拔，以为晋县补用游击。不幸向帅病故，将我等遣散。是我隐居荆楚。当年结拜二友，大哥王如海，不知隐居何地；二哥郭盛恩，现任湖北汉阳总镇。我有心前去拜望于他，怎奈如今世态炎凉。这且不言。今当秋操之期，娘子带领孩儿，前去观操散闷。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回来呀？正是：
 (念) 长存君子道，须有称心时。
 于霍氏 (内白) 走哇！
 (于福、于少云、于霍氏、车夫同上。)
 于霍氏 (唱) 观罢秋操回家往，
 穿街过巷到门墙。
 (于霍氏下车。)
 于霍氏 (白) 于福，开付车钱，叫他们去吧！
 于福 (白) 是。
 (于福与车夫钱。车夫下。)
 于霍氏 (白) 相公！
 于天球 (白) 娘子！
 于少云 (白) 请爸爸安！
 于天球 (白) 罢啦。
 于福 (白) 请老爷安！
 于天球 (白) 罢啦。你们瞧的什么操啊，好不好？
 于霍氏 (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再也不想去看啦。
 于天球 (白) 他们不过是消耗皇家的钱粮。有朝一日，我作了镇台，你们再瞧吧。
 于霍氏 (白) 得啦，算了吧！又想作官啦？早干什么来的？这会人家亮红顶子带着，您啦，就在家蹲着吧！
 于天球 (白) 咳，谁比他们呀！花钱运动来的官我不作。
 于少云 (白) 爸爸，您等我长大成人，作了官，必给您增光耀祖。
 于霍氏 (白) 对啦，你等着咱们孩子长大成人，你巴结他个功名，你就在家里养老吧！
 于天球 (白) 那还用你说。
 (四清兵、大喜引郭盛恩同上。)
 大喜 (白) 来此已是。
 郭盛恩 (白) 拿我名帖去拜！
 大喜 (白) 门上有人吗？
 于福 (白) 什么人？
 大喜 (白) 郭大人拜。
 (大喜与于福名帖。)
 于福 (白) 候着！
 启老爷：郭大人拜。
 (于福呈名帖。于天球念。)
 于天球 (白) “郭盛恩”！

(于天球想。)

于天球 (白) 说我没在家。

于霍氏 (白) 慢着! 你跟人家认识不认识?

于天球 (白) 我们两人是把兄弟, 怎么不认识?

于霍氏 (白) 既是把兄弟, 怎么不见人家哪! 那不耽误交情了吗?

于天球 (白) 那么着, 你们后头去!

(于少云、于霍氏同下。)

于天球 (白) 有请!

于福 (白) 有请!

大喜 (白) 里面有请。

于天球 (白) 二哥!

(于天球行礼。)

郭盛恩 (白) 老弟!

(郭盛恩还礼。)

于天球 (白) 二哥请!

郭盛恩 (白) 老弟请!

于天球 (白) 请坐! 看茶!

(于福看茶。)

于天球 (白) 不知二哥驾到, 未曾远迎, 当面恕罪!

郭盛恩 (白) 岂敢! 老弟, 你是几时来到此地, 我怎么不晓得?

于天球 (白) 兄弟在此地居住多年啦。

郭盛恩 (白) 哦, 居住多年啦。走吧, 搬到我衙门里去住吧!

于天球 (白) 不成! 兄弟这会儿有了坠腿的啦。

郭盛恩 (白) 什么叫做“坠腿”的?

于天球 (白) 有您弟妹和您侄子, 去着有点儿不方便啦。

郭盛恩 (白) 兄弟娶了媳妇啦? 请出来见见!

于天球 (白) 可以。

郭盛恩 (白) 娘子快来!

(于霍氏、于少云同上。)

于霍氏 (白) 什么事?

于天球 (白) 二哥来啦, 见见去。

于霍氏 (白) 是。

郭盛恩 (白) 二哥, 我们有礼啦!

(于霍氏行礼。)

郭盛恩 (白) 弟妹!

(郭盛恩呆看。)

于少云 (白) 请大爷安! 咳, 我们这儿有礼啦!

郭盛恩 (白) 啊, 你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白) 我叫少云。

郭盛恩 (白) 好个响亮的名字。大爷给几个钱吧, 拿这两块钱买糖吃吧。

于少云 (白) 谢谢您!

郭盛恩 (白) 不用谢啦。

于天球 (白) 预备饭!

于霍氏 (白) 是啦。

(于霍氏、于少云同下。)

郭盛恩 (白) 老弟, 你的好造化呀! 又是媳妇, 又是儿子, 你的好造化!

于天球 (白) 兄弟这会儿哪比得上二哥您哪? 您现如今是皇家二品大员哪!

郭盛恩 (白) 你又来了不是, 你又来了不是? 你我弟兄同营当差, 你也是晋县补用游击, 你怎么不出来作官哪?

于天球 (白) 兄弟一没有门路, 二没有那笔钱去运动。

郭盛恩 (白) 老弟, 现如今的事情, 没有本钱, 那是办不到的。

于天球 (白) 兄弟就是没有那笔款项。

郭盛恩 (白) 我问问你: 你那个将官补照还有没有啦?

于天球 (白) 将官补照还有。
 郭盛恩 (白) 有就好办啦。我在京里头认识一个王殿甲，他是兵部的司员。我再给你一千两银子，这个事情要是叫他给你办，又省钱、又好办。

于天球 (白) 多谢二哥！看茶！
 郭盛恩 (白) 不要看茶啦。我要走啦。
 于天球 (白) 您在这儿吃完饭再走吧。
 郭盛恩 (白) 啊，吃饭的日子在后头呢。我走啦！
 于天球 (白) 送客！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同下。于霍氏上。)
 于霍氏 (白) 走啦？
 于天球 (白) 走啦。叫你们预备饭，怎么一去就不回头啦？
 于霍氏 (白) 他要不走啊，你这顿饭就不用吃啦！
 于天球 (白) 怎么？
 于霍氏 (白) 你说他狗，他真有点儿狗，瞧人干什么直眉瞪眼的！
 于天球 (白) 你错怪他啦。当年我们同营打仗，他是让大炮震的，所以眼睛有点儿发直。
 于霍氏 (白) 那就是啦。二哥临走的时候，都说什么来着？
 于天球 (白) 二哥说，叫我进京投个门路，给我运动一个实缺的游击。还给我一笔钱。按这样朋友，总算是不错的啦。
 于霍氏 (白) 你瞧，方才你说人坏，这会儿又说人好，你这不是满嘴里跑舌头吗？
 于天球 (白) 谁跟你抬杠！饭得了没有？
 于霍氏 (白) 得啦。
 于天球 (白) 走，咱们吃饭去！
 (于天球、于霍氏同下。)

【第六场】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同上。)
 郭盛恩 (白) 大喜，有请二位师爷！
 大喜 (白) 有请二位师爷！
 孙师爷、
 马师爷 (内同白) 嗯咳！
 (孙师爷、马师爷同上。)
 马师爷 (念) 家住在绍兴，
 孙师爷 (念) 军营当幕宾。
 马师爷 (白) 老兄！
 孙师爷 (白) 大人呼唤，一同进见。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参见大人！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少礼，请坐！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有坐。老大人将我二人唤出，有什么军务事情议论哪？
 郭盛恩 (白) 军务事情倒是无有。我有件特别的事情，与二位师爷不好说呀！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老大人，想我二人跟随老大人多年，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郭盛恩 (白) 是呀！今早我上于天球哪儿拜客去啦，见他的媳妇长得好啊！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好便怎么样？
 郭盛恩 (白) 啊。实在的好！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实在的好，又便怎么样呢？
 郭盛恩 (白) 我有意要——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啊，老大人，要怎么样啊？

郭盛恩 (白) 啊，大喜，你倒茶去呀！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倒茶去，倒茶去！
(大喜下，端茶上，递茶。)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老大人怎么样？

郭盛恩 (白) 啊，实在的好哇！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啊，好又便怎么样哪？

郭盛恩 (白) 啊大喜，你倒是倒茶去呀！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慢来慢来！不用倒茶去，你到外面看看去吧！

大喜 (白) 是啦。
(大喜下。)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大人怎么样啊？

郭盛恩 (白) 啊，二位师爷，你我同营办事多年啦。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多蒙老大人提拔！

郭盛恩 (白) 总要提拔的。实不瞒二位师爷说——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还是实说的好。

郭盛恩 (白) 是我见他的媳妇，长的实在的好。我有意把她弄在我手，那是再也没有那么好的啦。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请问老大人，与那于天球怎么认识，什么交情？

郭盛恩 (白) 我跟那于天球是把兄弟呀。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哎哟！我想结义弟兄，就如同同胞手足一样。况且“朋友”也在“五伦”之内。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老大人乃封疆大臣，竟想行此不顾廉耻之事，老大人是自取灭亡，我二人不敢妄加议论！

郭盛恩 (白) 啊，二位师爷！我这不过是一句笑谈，二位师爷不要见笑啊！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但是此事在老大人身上，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老大人自到任以来，恩德所至，草木皆春。偶然作上一次伤天害理之事，倒是无关紧要。只要老大人后来多行善事，也就折过来啦。我二人勉强遵命——愿效犬马之劳！

郭盛恩 (白) 好！二位师爷若能将此事办好，每人谢你们五十块大洋。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多谢老大人！请问老大人，那于天球是作什么的？

郭盛恩 (白) 他从先也作过晋县补用的游击。如今没事啦。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哦哦哦哦！
(孙师爷、马师爷同想。)

马师爷 (白) 我倒有个主意。老大人何不修书一封，下到兵部王殿甲那里，与他运动一个随营委用的游击，叫他即刻启程。那是老大人再派一人假充太太的口气，接他媳妇过衙一叙。等他们走后，将他们的家门钉锁起来，到了衙中，将她诱在后花园用酒劝醉。那时老大人就可以通权达便了，我二人是不能参加的！

郭盛恩 (白) 明日就烦二位师爷偏劳啦。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我二人总要帮忙。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随我后面饮酒去。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喜酒么，总是要吃的。
 郭盛恩 (白) 正是：
 (念) 露水夫妻处处有，
 孙师爷、
 马师爷 (同念) 万事总得在人谋。
 郭盛恩 (念) 二位师爷开茅塞，
 孙师爷、
 马师爷 (同念) 三生有幸搭姘头。
 郭盛恩 (白) 哦，搭姘头？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搭姘头！
 郭盛恩 (白) 啊！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啊！
 郭盛恩、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笑) 哈哈……
 (郭盛恩、孙师爷、马师爷同下。)

【第七场】

(于天球、于霍氏、于少云同上。)

于天球 (念) 白云朝朝过，青天日日闲。
 于霍氏 (念) 时来逢好友，运败遇桃花。
 于天球 (白) 想不到我于天球，还有这么个把兄弟，助我一笔款项。按这样的朋友，总算是雪里送炭喽。
 于霍氏 (白) 他不过狗掀帘子——嘴儿挑着。我看他未必再来。
 于天球 (白) 我说他今儿个来，他一定来！
 于霍氏 (白) 我说他不来，一定不来！
 于天球 (白) 谁跟你抬杠啊？
 (于福上。)
 于福 (白) 启老爷：郭大人到。
 于霍氏 (白) 怎么着，郭盛恩来啦？我说他来，他来了不是？
 于天球 (白) 你才满嘴里跑舌头哪！
 有请！
 于福 (白) 有请！
 (四清兵、大喜、郭盛恩同上。)
 于天球 (白) 二哥！
 郭盛恩 (白) 老弟！
 于天球 (白) 请！
 于霍氏 (白) 二哥！
 郭盛恩 (白) 弟妹！
 (于霍氏不理。)
 郭盛恩 (白) 老弟，你的事情，我给你办好啦。这儿有一封信，你进京就找那个王殿甲。你可有盘川哪？
 于天球 (白) 兄弟家里凑点儿也就够啦。
 郭盛恩 (白) 不够就给我打电报，我再给你汇去就成啦。
 于天球 (白) 要是不够，赶紧给您打电报就是啦。
 于霍氏 (白) 当家的，你几个走哇？
 于天球 (白) 我说走就走。
 郭盛恩 (白) 今天走也好。今天有快船。过了今天，就耽误日子啦。
 大喜 (白) 是。

(大喜下。)

于天球 (白) 兄弟走后，家中之事，烦劳二哥分心啦。
 郭盛恩 (白) 你又来了不是？你又来了不是？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的媳妇就是我的——
 于天球 (白) 啊，什么呀？
 郭盛恩 (白) 啊，弟妹！
 于霍氏 (白) 当家的，你到了京里头，想着给我来信，别叫我不放心！
 于天球 (白) 我知道。

(大喜上。)

大喜 (白) 船票打好啦。
 郭盛恩 (白) 船票打好啦？你就走吧！
 于天球 (白) 兄弟还得找个跟班的哪！
 郭盛恩 (白) 怎么，你还找个跟班的吗？你把大喜带了去吧。京里风情他也熟，王殿甲他也认识，他也办得好，你就走吧！
 于天球 (白) 兄弟告辞啦！
 郭盛恩 (白) 你的将官补照带好了没有？
 于天球 (白) 带好啦。
 郭盛恩 (白) 带好了就走吧！
 于少云 (白) 爸爸，我也跟您去！
 于天球 (白) 我不过几天就回来，你不用跟着啦。

(于天球、大喜同下。郭盛恩下。)

于霍氏 (白) 于福，带着少爷上学堂，给他告假去，就说他父亲出外有事去啦，等他父亲回来，再销假得啦。
 于福 (白) 东人，跟我告假去。
 于少云 (白) 告假去喽。

(于福、于少云同下。四清兵、轿夫同上。)

四清兵 (同白) 门上有人吗？
 于霍氏 (白) 谁呀？
 四清兵 (同白) 奉了郭太太之命，请于太太来啦。
 于霍氏 (白) 不成！我们老爷没在家，不能去。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好哇！顺风顺水的走啦。你们干什么来啦？
 四清兵 (白) 奉了郭太太之命，请于太太来啦。
 郭盛恩 (白) 候着！
 于霍氏 (白) 二哥，我们当家的走了吗？
 郭盛恩 (白) 顺风顺水的走啦。
 于霍氏 (白) 劳您驾！
 郭盛恩 (白) 自家弟兄，算不了什么。弟妹，你嫂子怕你闷得慌，接你到衙门里饮酒去。
 于霍氏 (白) 不成！家里没人，我不能去。
 郭盛恩 (白) 我这儿替你看家，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于霍氏 (白) 等少云回来，我们娘儿俩一块儿去。
 郭盛恩 (白) 等少云回来，我带他去就是啦。
 于霍氏 (白) 我得换换衣裳啊。
 郭盛恩 (白) 我们是自家弟兄，难道你嫂子还笑话你不成吗？你去吧！
 于霍氏 (白) 那么着？
 郭盛恩 (白) 你就走吧！
 于霍氏 (白) 是啦！

(于霍氏上轿。于霍氏、轿夫同下。)

郭盛恩 (白) 将门封锁！

(四清兵同封锁门。)

郭盛恩 (白) 带马！

(郭盛恩、四清兵同下。)

【第八场】

(孙师爷、马师爷自下场门同上。轿夫、于霍氏、四清兵同上，过场，同下。郭盛恩上。)

孙师爷、

马师爷 (同白) 老夫人!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

(郭盛恩下。)

孙师爷 (白) 哎呀老兄啊，大人眼里果然不差。不用说老夫人动心，就是我学生一见么，心里头都是那么一咕蠕一咕蠕的。

马师爷 (白) 取笑啦。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请!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第九场】

于少云 (内白) 带路!

(于福、于少云同上。)

于少云 (唱) 在学中请了假闲游散闷，

走大街过小巷来到家门。

(白) 于福，咱们家怎么封锁啦!

于福 (白) 待老奴去问问。

街坊邻舍请啦!

邻居 (内白) 请啦。

于福 (白) 我家为何封锁啦?

邻居 (内白) 郭太太请你家主母过衙饮宴去啦。

于福 (白) 有劳啦!

啊东人，郭大人请你母亲过衙饮宴去啦。你我主仆就此前去寻找便了。

于少云 (白) 带路!

(唱) 这件事倒叫我疑心不定，

于福 (唱) 主仆们过衙去便知分明。

(于福、于少云同走圆场。)

于福 (白) 东人，来此已是。请少待，待老奴向前。

门上哪位听事?

(孙师爷、马师爷同上。)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什么人?

于福 (白) 老奴于福，同定我家东人，寻找我家主母来啦。烦劳二位与我通报一声!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候着!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兄啊，怎么于天球还有儿子呀?

孙师爷 (白) 哎呀，老夫人怎么不曾对我二人说呀?

马师爷 (白) 这事就难办了!

孙师爷 (白) 请出老夫人一问。

马师爷 (白) 好啦!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有请老夫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何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老夫人，于天球还有个儿子呀!

郭盛恩 (白) 不错，有儿子。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哎呀老大人，怎么不曾对我二人说啊？
 郭盛恩 (白) 这便如何是好啊？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他们找上门来啦。
 郭盛恩 (白) 我不见他！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啊，老大人，不要不见哪，岂不知放虎归山定要伤人哪！
 郭盛恩 (白) 依二位师爷之见？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依我二人之见，先将他二人让在僻静书房，三更以后，我二人自有主意。
 郭盛恩 (白) 叫他二人进来。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是。
 老大人叫你们进来。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于福 (白) 是。
 东人跟我进来。请大人安！
 于少云 (白) 请大爷安！
 郭盛恩 (白) 罢啦。
 于少云 (白) 大爷，我妈哪？
 郭盛恩 (白) 你妈跟你大妈打牌哪。
 于少云 (白) 天不早啦。请您出来，我们该回去啦。
 郭盛恩 (白) 不要走啦，还有两圈没打完哪，哪儿能走啊？在我这儿吃点儿点心再走吧！
 于少云 (白) 我还不饿哪。
 郭盛恩 (白) 什么不饿，你随我走吧！
 (郭盛恩拉于少云同走圆场。)
 郭盛恩 (白) 你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白) 我叫少云。
 郭盛恩 (白) 多大年纪？
 于少云 (白) 我十四岁啦。
 郭盛恩 (白) 念书了没有？
 于少云 (白) 念啦。
 郭盛恩 (白) 念的什么书？
 于少云 (白) 国文。
 郭盛恩 (白) 好好的念书，将来巴结个功名。
 于少云 (白) 唉。
 (马师爷、孙师爷同上。)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大人，电报来啦。
 郭盛恩 (白) 哦，电报来啦。二位师爷替我张罗张罗，我去打电报去啦。
 (郭盛恩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请问学生贵姓啊？
 于少云 (白) 我姓于。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叫什么名字？
 于少云 (白) 我叫少云。请问二位师爷贵姓？
 孙师爷 (白) 在下姓孙。
 马师爷 (白) 在下姓马。
 于少云 (白) 原来是孙、马二位！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岂敢岂敢！这位老管家，怎么称呼啊？
 于福 (白) 老奴于福。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老管家，让学生在咱们这里吃点点心再走吧！
 于少云 (白) 二位师爷不用费心。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呃，不不不！到了咱们这里，不用客气。
 厨子，预备点心！
 学生请来上座！
 (于少云坐。厨子上，摆点心。)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老管家，你也坐下！
 于福 (白) 老奴不敢坐。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只管的坐下！
 于福 (白) 谢坐。
 于少云 (白) 叨扰了！
 (唱) 我父进京求功名，
 家中抛下于少云。
 我母过衙把宴饮，
 此时不见为何情？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学生，再用一点吧！
 于少云 (白) 不用啦。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厨子，捡下去！
 (厨子捡点心下。)
 于少云 (白) 二位师爷，我妈怎么还不来呀？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你母亲还未曾打完牌呢。待我二人与你看看去，若是打完了，我二人急忙与你二人送信。
 老管家，你在此陪着东人，若是困了就在此安歇。我二人还有事，不能奉陪了。
 二位师爷请便！
 于福 (白) (孙师爷、马师爷同下。)
 于福 (白) 啊东人，天已不早，你我主仆在此歇息歇息。
 于少云 (白) 等着我妈来啦，你想着叫我！
 于福 (白) 是啦。
 (于福关门。【起初更鼓】。)
 于福 (白) 唉！我主仆进得衙来，天已起鼓，怎么还不见我家主母到来？此事好叫我担心也！
 (唱) 身入公衙夜已深，
 不见主母为何情？
 此事叫我好纳闷，
 心中忐忑不安宁！
 (马师爷、孙师爷拿柴草同上，同放柴草。)
 马师爷 (白) 待我看看。还没有熄灯呢。
 孙师爷 (白) 待我取把火来。
 马师爷 (白) 慢来慢来！三更时候动手，也还不迟。
 孙师爷 (白) 将门与他们倒扣。
 (孙师爷扣门。)
 马师爷 (白) 正是：
 (念) 阎王注定三更死，
 谁肯留他到五更！
 孙师爷 (念)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请！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于福 (白) 外面什么响亮? 待我出去看来。
啊, 他们怎么将门倒锁啦? 莫非有什么歹意不成吗? 哎呀这! 这! 这……哦呵有啦! 不免将窗户支起来, 看个明白便了!

(于福开窗看。)

于福 (白) 哎呀!
(唱) 门前堆积柴和草,
我主仆性命难脱逃。
(白) 哎呀慢着! 看门前堆积柴草, 想是要将我主仆二人烧死在内。我今一死不大紧要; 倘若将我家东人烧死, 岂不绝了我家主人之后吗? 哎呀!

(于福想。)

于福 (白) 有啦! 趁此时无人, 将东人唤醒, 逃出虎口, 再做道理。我就是这个主意。
东人醒醒!

于少云 (白) 什么事呀?

于福 (白) 你母亲已然回家去啦。

于少云 (白) 咱们也回去吧!

于福 (白) 慢着! 惊动了他们, 就走不成啦。

于少云 (白) 咱们从哪儿走啊?

于福 (白) 从窗户上出去。

于少云 (白) 窗户那么高, 我哪儿上得去呀?

于福 (白) 老奴先行, 东人随后。
(于福、于少云同从窗出。)

于少云 (白) 于福, 哪来这么些草啊!

于福 (白) 噤声!
(于福、于少云同下。)

【第十场】

(马师爷、孙师爷同上。)

马师爷 (白) 点着点着!
(马师爷点火。)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 着了火了!
(四清兵自两边分上, 过场, 自两边分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有请老夫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何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书房着了火啦。
郭盛恩 (白) 快叫亲兵救火!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慢来慢来! 老夫人, 书房可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无有?
郭盛恩 (白) 无有什么要紧的东西。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那就不用管它了! 老夫人, 请到后边歇息去吧!
(郭盛恩下。)

孙师爷 (白) 唔呀老兄啊, 你今天作的事心太狠啦!

马师爷 (白) 呃! 不不不! 扑灯蛾投火自烧身——该死!

孙师爷 (白) 啊, 该死!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请!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第十一场】

于福 (内二黄导板) 主仆们逃出了天罗网!
(于少云、于福同上。)

于福 (二黄摇板) 只见后面放火光。
若不逃出命必丧,
哪里去诉这冤枉?
拉定东人朝前闯!

(于福拉于少云同走圆场。)

于福 (二黄摇板) 来在旷野一山岗。
于少云 (白) 喂呀!
(于少云哭。)

于福 (白) 东人为何不走?
于少云 (白) 两足疼痛, 难以行走。
于福 (白) 这个! 哎呀慢着! 只望逃出虎口, 去往京都, 叫他父子相逢; 不想来在山崖险处, 东人两足疼痛, 难以行走。倘若郭盛恩差人将我主仆赶回, 那时我家东人性命难保, 哎呀这! 这! 这! 看那旁有一块山石, 我不免背定东人过了此山, 再作道理。
啊东人, 不必啼哭, 那旁有一山石, 你且上去, 待老奴背你过山就是。

于少云 (白) 你这么大岁数, 哪背得动我呀?
于福 (白) 我么, 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 这身体倒还强壮。你只管上去!
于少云 (白) 是。
于福 (白) 天哪, 天! 家主不幸, 遭此不白冤枉, 东人年少, 望老天速速的报应啊!
于少云 (白) 于福来呀!
于福 (白) 来啦。
(于福背于少云。)

于福 (唱) 家主不幸遭祸殃,
连累主仆受奔忙。
重重叠叠山岗上,
(于福走小圆场, 昏倒。)

于少云 (唱) 于福跌倒山一旁。
(白) 于福醒来!
于福 (唱) 霎时一阵魂飘散,
只见东人泪不干。
实指望引他把父见,
谁知难过重叠山。
可怜我年迈苍苍遭此险,
(白) 东人哪!

(于福吐。)

于福 (唱) 腹内鲜血往上翻。
(于福死。)

于少云 (白) 于福你怎么啦? 哎呀于福啊!
(唱) 一见于福把命丧,
点点珠泪洒胸膛。
哭一声于福今何在,
(白) 于福啊!
(唱) 怎不叫人痛断肠。
(白) 哎呀慢着! 看于福一死, 尸横道旁, 我又没有钱给他买个棺材, 这可怎么好哪? 有啦, 看那旁有个山窟窿, 我不免将尸骨推在窟窿里头, 往后见了我妈, 再来收殓他的尸骨。我就是这个主意。
于福, 你先在这山窟窿里避避屈, 往后见了我妈, 再来收殓你的尸骨。你不愿意呀, 我也没有主意。

(于少云背于福。)

于少云 (白) 嗨! 怎么这么沉啊?
 (于少云埋于福。)

于少云 (白) 得! 我搬块大石头把这窟窿堵上, 别叫老虎给叼了去。
 (于少云搬石。)

于少云 (白) 嗨! 真沉!
 (于少云盖于福。)

于少云 (白) 得! 我再给你留个纪念。哎呀慢着! 此处无有笔砚, 我可拿什么留纪念哪? 有啦, 我不免将中指咬破, 留个血迹便了!
 (唱) 甲子年来秋季天,
 于福为我丧黄泉。
 咬破指尖留纪念,
 (于少云咬指。)

于少云 (白) 哎呦, 疼啊!
 (唱) 于福在此把身安。
 (白) 于福请上, 受我一拜!
 (于少云拜。)

于少云 (白) 哎呀慢着! 看于福一死, 我又没有钱, 怎么进京找我爸爸去? 这可怎么好哪? 有啦, 我不免寻找旧路, 回到武昌, 再作道理!
 (唱) 可叹一家遭磨难,
 于福为我丧黄泉。
 哭一声于福难得见,
 (白) 于福啊!
 (于福暗上。)

于少云 (唱) 只见于福在面前。
 (白) 于福, 于福!
 (于少云、于福同一挡、两挡、搓步下。)

【第十二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念) 只为美佳人, 时刻挂在心。
 (白) 自从把于天球的媳妇接进衙来, 指望与她成其美事, 只是不好下手, 哎呀这! 这! 这! 有啦, 不免把张妈唤出来, 叫她劝劝她。
 张妈! 张妈! 你给我走出来吧!

张妈 (内白) 啊哈!
 (张妈上。)

张妈 (数板) 美貌艳丽似天仙, 赛过西施与貂蝉; 在家旱涝不得过, 去外跟官来作活, 不管浆洗作, 全凭嘴能说, 我工钱挣的多、挣的多!
 (白) 参见大人!

郭盛恩 (白) 瞧瞧你那个样儿!

张妈 (白) 你瞧, 我样儿又不好啦! 干什么?

郭盛恩 (白) 你知道那个女娘儿——

张妈 (白) 哦, 就是那个于太太?

郭盛恩 (白) 啊, 就是她。

张妈 (白) 她怎么啦?

郭盛恩 (白) 你劝劝她。

张妈 (白) 干什么我劝人家呀?

郭盛恩 (白) 你不知道, 太太不是病了吗?

张妈 (白) 是呀, 太太病啦。

郭盛恩 (白) 我也没地方去呀。

张妈 (白) 没地方去, 你找我去呀!

郭盛恩 (白) 我找你干什么呀?

张妈 (白) 我浆浆洗洗你!

郭盛恩 (白) 我又不上老妈儿作坊。

张妈 (白) 我问你：你跟她丈夫怎么认识？

郭盛恩 (白) 我跟她丈夫是把兄弟呀。

张妈 (白) 还是的。既是把兄弟，哪有霸占人家媳妇的？这件事情，我有点儿不赞成。

郭盛恩 (白) 这么办吧：你要办好喽，我给你打镯子。

张妈 (白) 哦，你给我打镯子？

郭盛恩 (白) 给你打链子？

张妈 (白) 干什么呀？

郭盛恩 (白) 把你发到保定府去！

张妈 (白) 哟！那我受得了吗？

郭盛恩 (白) 这么办吧：你要办好喽，赏你五十块大洋。

张妈 (白) 你可不许说了不算？

郭盛恩 (白) 说了就算。

张妈 (白) 说了不算你是什么？

郭盛恩 (白) 我是儿子。

张妈 (白) 是儿子？

郭盛恩 (白) 是儿子。

张妈 (白) 可是我的！

郭盛恩 (白) 什么你的我的？你不要绕得我呀！

张妈 (白) 那么我走啦。

郭盛恩 (白) 啊张妈，你办好啦，我怎么出来呀？

张妈 (白) 听我拍巴掌你就出来。

郭盛恩 (白) 你可想着拍巴掌！

张妈 (白) 是啦。

(郭盛恩下。)

张妈 (白) 我当什么事情哪，感情叫我拉皮条纤，这个皮条纤，我可怎么拉呀？

(张妈拍掌。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张妈，办好啦？

张妈 (白) 我还没有去哪。

郭盛恩 (白) 没去，你拍的哪门子巴掌啊？

张妈 (白) 我爱拍嘛。

郭盛恩 (白) 啊，你快点儿去吧，我等不及啦。

张妈 (白) 等不及啦也得等着！你找没苍蝇的地方落会儿去！

(郭盛恩下。)

张妈 (白) 说真的，这个皮条纤，我可怎么拉哪？有啦，我给她个见机行事，顺风使船。走着！

(唱) 郭大人巧计安排定，
命我骗哄女钗裙。
美酒预备多齐整，
特地前来会佳人。

(白) 太太，开门来！

(于霍氏上。)

于霍氏 (唱) 进公衙为什么不见人影，
倒叫我于霍氏心内不宁。

张妈 (白) 请太太安！

于霍氏 (白) 罢啦。你是谁呀？

张妈 (白) 我是张妈。郭太太打发我来的。

于霍氏 (白) 张妈，你屋里坐吧！

张妈 (白) 是啦。太太您坐着！

于霍氏 (白) 张妈，你们太太把我接来，怎么老不见我？

张妈 (白) 咳，您还提哪？我们太太病啦！

于霍氏 (白) 得的什么病啊？

张妈 (白) 得的翻气。

于霍氏 (白) 不会拿荞面裹裹吗?
张妈 (白) 谁管哪?
于霍氏 (白) 真格的, 我们老爷来信了吗?
张妈 (白) 来啦。您没见着吗?
于霍氏 (白) 没有啊。
张妈 (白) 你们老爷在那儿作了官啦。
于霍氏 (白) 那就是啦。真格的, 我儿子少云哪儿去啦?
张妈 (白) 来啦。您没见着吗?
于霍氏 (白) 没有啊。
张妈 (白) 哦, 我明白啦: 我们老爷怕他一个小孩子家, 见了您心野, 在外书房, 给他请了一位教师, 在那儿补习英文哪。
于霍氏 (白) 他有了地方, 我可就不惦记他啦。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哦, 惦记上我啦。
张妈 (白) 一个小孩子, 您惦记他干什么?
(郭盛恩拍手。)
于霍氏 (白) 什么东西, 我出去瞧瞧去。
张妈 (白) 新来乍到的, 留神狗咬着! 我瞧瞧去吧。
(张妈出。)
张妈 (白) 嘿! 没够月儿, 你就出来啦?
郭盛恩 (白) 她不是惦记我了吗?
张妈 (白) 谁惦记你啦?
郭盛恩 (白) 你快点儿办去吧!
张妈 (白) 我知道啊!
郭盛恩 (白) 我等不及啦。
张妈 (白) 你去吧!
郭盛恩 (白) 哎哟, 你怎么踹我这儿呀!
(郭盛恩下。)
于霍氏 (白) 谁呀?
张妈 (白) 是条狗。
于霍氏 (白) 狗那么呱儿呱儿的?
张妈 (白) 在那儿吃屎哪。
于霍氏 (白) 那就是啦。
张妈 (白) 太太您今年贵庚啦?
于霍氏 (白) 我今年二十八岁啦。
张妈 (白) 老爷哪?
于霍氏 (白) 三十啦。
张妈 (白) 男大两, 黄金长。好! 那么少爷哪?
于霍氏 (白) 十四啦。
张妈 (白) 太太, 您多大岁数过的门?
于霍氏 (白) 十四岁。
张妈 (白) 十四岁您就成啦?
于霍氏 (白) 什么呀?
张妈 (白) 过日子。
于霍氏 (白) 不会, 慢慢学吧?
张妈 (白) 您跟前有几位少爷?
于霍氏 (白) 就这么一个儿。
张妈 (白) 十四年的工夫, 就这么一个?
于霍氏 (白) 可不是吗?
张妈 (白) 您可不好。我们一胎就养活十八个哪!
于霍氏 (白) 什么呀?
张妈 (白) 小猪啊!
于霍氏 (白) 我当是你哪!

张妈 (白) 那不成了妖怪了吗?
 于霍氏 (白) 哎哟哎哟!
 张妈 (白) 太太, 您怎么啦?
 于霍氏 (白) 我这两天肚子疼。
 张妈 (白) 八成您有了吧?
 于霍氏 (白) 呸! 我这两天受夜寒啦。
 张妈 (白) 我这儿有酒, 您喝点儿赶赶寒气吧!
 (张妈拿酒。)
 于霍氏 (白) 我不会喝酒。
 张妈 (白) 我这酒是甜的。
 于霍氏 (白) 是甜的吗? 那么我尝点儿。
 (于霍氏喝酒。)
 张妈 (白) 您再喝点儿, 您来个细水长流!
 于霍氏 (白) 我不喝啦。
 张妈 (白) 您怎么不喝啦?
 于霍氏 (白) 我够啦。
 (于霍氏醉倒。)
 张妈 (白) 我瞧您也够啦。贪便宜, 受大害! 小螃蟹儿不禁醉。
 有请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张妈办好了没有?
 张妈 (白) 办好啦。
 郭盛恩 (白) 搭在床上。
 (张妈搭于霍氏, 于霍氏暗下。大喜上。)
 大喜 (白) 于天球回来啦。
 (大喜下。)
 郭盛恩 (白) 怎么着, 那于天球回来啦? 拿我的马褂子来!
 张妈 (白) 哦, 你要袜子?
 郭盛恩 (白) 呃! 马褂子。
 张妈 (白) 马褂子?
 (张妈拿衣与郭盛恩穿。于天球上。)
 张妈 (白) 于天球自己进来啦!
 (张妈下。)
 郭盛恩 (白) 老弟, 你几个儿回来的?
 于天球 (白) 我昨儿个回来的。
 郭盛恩 (白) 进京补官的事情, 怎么样啦?
 于天球 (白) 你管的着嘛?
 郭盛恩 (白) 老弟呀, 你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于天球 (白) 我就为你来!
 郭盛恩 (白) 为我何来?
 于天球 (白) 郭盛恩! 自从我走后, 你将我妻室、孩儿接进你的衙门; 又将我家门封锁, 你安着什么心哪?
 郭盛恩 (白) 老弟呀, 自从你走后, 你嫂子怕弟妹闷的慌, 把她接进衙来解解闷儿。我这是好意呀!
 于天球 (白) 好! 给他们叫出来吧!
 郭盛恩 (白) 他们逛去啦。
 于天球 (白) 把我儿子叫出来吧!
 郭盛恩 (白) 什么儿子?
 于天球 (白) 好郭盛恩! 你隐藏我妻室孩儿, 今儿个有了我妻室孩儿便罢; 如若不然, 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郭盛恩 (白) 啊, 你有什么厉害?
 于天球 (白) 你接着我的!
 (于天球打, 于天球、郭盛恩同扭下。)

【第十三场】

(四清兵引王彪同上。)

王彪 (念) 长存君子志，胸藏百万兵。
(白) 俺、中军官王彪是也。奉了老师将令，把守江口。
弟兄们!

四清兵 (同白) 有!

王彪 (白) 打道!

四清兵 (同白) 啊!

(于天球、郭盛恩同扭上。)

王彪 (白) 嘿，撒开！你们俩人是怎么回事？

郭盛恩 (白) 你不知道，我们俩人是把兄弟，他上京求官去啦，借我一千两银子，回来不认账，还拿刀刺杀我。我与他回老师！

王彪 (白) 待我与你二人回老师。

(吴德上。)

吴德 (白) 慢着慢着！王大人，你先等等。我瞧瞧。

哟！郭大人！因为什么抓头掳臂的，多失身份哪？

郭盛恩 (白) 你不知道，我们俩人是把兄弟，他上京求官去啦！借我一千两银子，回来不认账，还拿刀刺杀我。我与他回老师。

吴德 (白) 您先别生气。我问问他去。

咳！你是什么东西？

于天球 (白) 我姓于。

吴德 (白) 我知道你姓于。你叫什么东西？

于天球 (白) 我叫于天球。

吴德 (白) 我知道你叫于天球。你叫什么东西，就是你这会儿是什么职份？

于天球 (白) 游击。

吴德 (白) 哦，游击呀？你草鸡也不成啊！郭大人这会儿是什么职份，你擅敢跟恁这么抓头掳臂的？这叫“欺官傲上”。按你这样儿就得打呀！

于天球 (白) 他是我的把兄弟，他有心霸妻灭子，就不许我跟他辩理吗？

吴德 (白) 胡说八道！郭大人这会儿要多少姨太太没有哇，能霸占你的媳妇？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简直有点儿败坏人家的名誉！

于天球 (白) 我媳妇哪儿去啦？

吴德 (白) 我知道哪儿去啦？我问问你：你们俩人是什么人？

于天球 (白) 我们俩人是把兄弟呀。

吴德 (白) 还是的，既是把兄弟，就应该患难相交。古人有云：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马同骑，有老婆同睡呀。这是古之常礼，很算不了什么呀！

于天球 (白) 放屁！你媳妇怎么不跟他睡去？

吴德 (白) 他？是我没娶媳妇哪，我要是娶了媳妇，很算不了什么。我是交朋友的人儿，你趁着这会儿运动运动，叫他给你个好缺眼儿，比这个不强吗？

于天球 (白) 放你妈的屁！

吴德 (白) 得！我放屁成了吧？你这个人真是一条脖棱骨——不识劝！

王彪 (白) 待我与他回老师。

(王彪下。)

吴德 (白) 郭大人，咱们明儿见！

(吴德欲下。于天球推吴德，吴德躲。)

吴德 (白) 我走这边儿。

(吴德下。王彪上。)

王彪 (白) 郭盛恩、于天球上堂回话！

(大喜上。)

郭盛恩 (白) 大喜，拿我的帽子来。

走吧，你！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老师 (内白) 击鼓开堂! 啊! 胆大于天球! 欺官傲上, 扯下去打!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轰下堂去! 退堂!

(二清兵推于天球同上, 郭盛恩上, 二清兵同下)

郭盛恩 (白) 走吧, 你敢把老子怎么样啊!

(郭盛恩下。)

于天球 (唱) 闻言心头火难忍,
他们俱是一党人。

(白) 唉! 我想郭盛恩在此地居官多年, 人熟地灵, 官官相护, 此地告他不下, 这便如何是好? 哦喝有啦! 我不免去往京都上告于他, 将他锁拿到京, 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于天球下。)

【第十五场】

(马师爷、孙师爷自下场门同上, 大喜、郭盛恩同上。)

郭盛恩 (白) 好个于天球, 敢把老子怎么样!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哎呀老大人, 此去叫我二人好不放心哪!

郭盛恩 (白) 啊, 二位师爷!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老大人, 于天球的事情怎么样啦?

郭盛恩 (白) 那于天球跟我抓头掬臂, 上得堂去, 打了他四十板子, 给他轰出去啦。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哎呀坏啦!

郭盛恩 (白) 怎么坏啦?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那于天球在此地告老大人不下, 必往京都去告。倘被那些御史们知道, 与老大人奏个折子, 哎呀老大人的前程不保啊!

郭盛恩 (白) 二位师爷有何妙计?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待我二人暗暗跟随于他, 将他谋死也就无事了。

郭盛恩 (白) 就烦二位师爷辛苦一趟吧!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哎呀老大人, 必须多花点路费才好!

郭盛恩 (白) 若得此事办好, 路费不够不要紧, 待我与二位师爷开银票。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多谢老大人!

郭盛恩 (白) 明日就烦二位师爷启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是。

郭盛恩 (白) 正是:
(念) 安排巧妙策,

马师爷、
孙师爷 (同念) 准死不能活。

郭盛恩 (白) 哦, 不能活!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不能活!

郭盛恩 (笑) 啊哈哈……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王如海 (内白) 走啊!
 (王如海上。)

王如海 (唱) 苦守寒窗习孔圣,
 磨穿铁砚为功名。
 (白) 卑人、王如海。乃江苏人氏。身入黉门, 不幸双亲下世。在家守制已满, 上京起服, 不免今日启程便了!
 (唱) 人生在世贪恋重,
 名利二字各不同。
 路途受尽风霜冷,
 日落西山不见红。
 (白) 来此已是店房。
 店家!

(店家上。)

店家 (念) 全球高名处, 热炕大被窝。
 (白) 敢是住店的吗?

王如海 (白) 正是。
 店家 (白) 请到里面。您用些什么?

王如海 (白) 孤灯一盏, 暖酒一壶。
 店家 (白) 伙计们, 孤灯一盏, 暖酒一壶!
 伙计 (内白) 啊!
 (店家下, 拿酒、灯上。)

店家 (白) 灯到。
 王如海 (白) 掌柜的, 请便!
 店家 (白) 您用什么, 只管言语!
 (店家下。)

于天球 (内白) 走啊!
 (于天球上。)

于天球 (唱) 登山涉水路途远,
 一心只想报仇冤。
 (白) 天色已晚, 不免在此打店。
 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啦来啦。您住店吗?
 于天球 (白) 可有上房?
 店家 (白) 您请进吧! 用些什么?
 于天球 (白) 孤灯一盏, 暖酒一壶。
 店家 (白) 是啦。
 (店家下, 拿酒、灯上。)

店家 (白) 灯到酒到。
 于天球 (白) 唤你再来, 去吧!
 店家 (白) 是啦。
 (店家下。)

于天球 (白) 唉!
 (王如海背供。)

王如海 (白) 哎呀且住! 我看此人好生面熟, 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哦, 是啦, 好像我三弟于天球, 待我冒叫一声。
 阁下敢是姓于?

于天球 (白) 不错, 我姓于。
 王如海 (白) 你敢是于天球?
 于天球 (白) 不错, 我叫于天球, 你便怎么样?
 王如海 (白) 愚兄王如海在此。
 于天球 (白) 原来是大哥!
 王如海 (白) 贤弟请坐!

于天球 (白) 有坐。

王如海 (白) 三弟为何这等模样？

于天球 (白) 唉！可恨郭盛恩，助我一笔款项，叫我进京投个门路。是我走后，他将我家门封锁，又将我的妻室孩儿接进他的衙门。我回来跟他要人，他不认账，勾通荆门上衙门，将小弟责打一顿。我想此地告他不下，要到京都上告于他。不想在此处又碰见大哥。大哥您看可恨不可恨！

王如海 (白) 二弟郭盛恩他乃是皇家之官，竟敢行此淫恶之事？

于天球 (白) 正是。

王如海 (白) 也罢！愚兄在京中总宪衙门有一好友，此番同到京都，管叫你报却此恨就是。

于天球 (白) 多谢大哥！

王如海 (白) 贤弟请酒！

于天球 (白) 大哥请！

(马师爷、孙师爷同上。)

马师爷 (白) 喂，老兄啊！于天球这小子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赶，赶到此处，为何不见？

孙师爷 (白) 待我看来。“安福老店”，想是住在这个店里啦。

马师爷 (白) 你我也要住在这个店里。

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啦来啦。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可有上房？

店家 (白) 我们这儿没地方啦。您上前头住去吧！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我二人也无有什么行李。只求一席之地也就够啦！

店家 (白) 只要您不嫌次，那么您就请进！

(马师爷、孙师爷同进。)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唔呀二位先生，是往京中去的吗？

王如海、于天球 (同白) 正是。请问二位贵姓？

孙师爷 (白) 在下姓孙。

马师爷 (白) 在下姓马。

王如海 (白) 原来是孙、马二位，失敬啦！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岂敢岂敢！请问二位老先生贵姓？

于天球 (白) 在下姓于。

王如海 (白) 在下姓王。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原来是王先生、于先生，失敬啦！失敬啦！

王如海 (白) 请问二位从何方而来？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我二人从武昌而来，要往京都去的。

王如海 (白) 汉阳总镇郭盛恩为官如何？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唔呀，郭盛恩老大人 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再也没有那么好的名誉啦。

于天球 (白) 大哥，郭盛恩并没有什么。他手底下有两个狗腿子，顶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啦！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唔呀老兄啊，不要在背地里骂人哪！

于天球 (白) 干什么背地里骂他？就是当面骂这两个狗娘养的，他也不敢说什么呀！

马师爷、孙师爷 (同白) 唔呀言重了！言重了！

王如海 (白) 闲话少讲。我们安歇了吧！

(王如海、于天球同下。)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兄啊，方才于天球这小子，骂得我二人是心服口服啊！
 孙师爷 (白) 少时走至半途途中，将他谋死，叫他知道你我二人的厉害！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请！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第十七场】

(四船夫同上。王如海、于天球、孙师爷、马师爷同上，同上船。)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二位老先生，这总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王如海 (白) 二位请坐！
 (【起初更鼓】。)
 于天球 (吹腔) 看月下月色照船头，
 心中焦躁恨贼囚。
 都只为借银中巧计，
 妻抛子弃气怎休！
 恨得我恶气冲牛斗，
 (于天球吐。)
 于天球 (吹腔) 一阵酒气往上呕。
 (于天球吐。)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兄啊，于天球这小子，折腾一宵。趁此无人，你我将他搭了出去。
 孙师爷 (白) 言之有理。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于先生，你是没有出过外呀？有点晕船哪。到外边受些江风就好啦。
 于天球 (白) 有劳二位！
 (马师爷、孙师爷揽于天球同出。)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你看看外边多么爽快，你、你、你、你下去吧！
 (马师爷、孙师爷同推于天球落水。)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叫你骂人！掉到河里喂了王八！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兄，还有姓王的那小子，你我二人必须要喊叫！
 孙师爷 (白) 说喊叫喊！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有人失足落水啦！
 王如海 (白) 什么人失足落水？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就是那个姓于的。
 王如海 (白) 哎呀！船家快来！
 (船夫甲上。)
 船夫甲 (白) 什么事？
 王如海 (白) 有人失足落水，快快停船捞救！
 船夫甲 (白) 风狂浪大，水流甚急，打捞不起。
 (船夫甲下。)
 王如海 (白) 哎呀！
 (王如海急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管不着？好哉！
 (马师爷、孙师爷同下。)

【第十八场】

王如海 (内白) 走啊!
 (王如海上。)
 王如海 (唱) 郭盛恩行事心不正,
 枉作朝廷栋梁臣。
 (白) 且住! 只望约定于天球进京, 一来起服, 二来与他伸冤报仇。不想我那三弟失足落水。他妻现被贼官霸占, 他子少云不知下落, 害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我二人既是金兰之好, 也罢! 我不免回到武昌, 寻找他子少云, 调查虚实, 再往京都, 与他伸冤报告, 我要做一个铁板的干证! 我就是这个主意。咳, 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王如海下。)

【第十九场】

于少云 (内二黄导板) 这才是天降下大祸灾星,
 (于少云上。)
 于少云 (白) 爹娘啊!
 (回龙) 叹爹娘遭不幸一家大小、东逃西散、好不惨情。
 (二黄原板) 老于福大梦去山洼睡定,
 只剩下于少云孤苦一人。
 (白) 我、于少云。我爸爸于天球, 进京补官, 一去数月未回。可恨郭盛恩, 将我母亲诓走。是我同家人于福找到他的衙门, 他定计要将我主仆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 我二人打从窗户上逃出。不想于福一跤摔死, 中途丧命哪!
 (于少云哭。)
 于少云 (白) 是我寻找旧路回来, 身上无衣, 肚内无食, 倒有两三天没有吃饭啦, 看看要冻饿而死啊!
 (二黄原板) 家门不幸祸事生,
 切齿顿足恨煞人。
 郭盛恩作事心太狠,
 害得我一家人两离分。
 老于福中途丧了命,
 为救我于少云不顾冒险逃出门、层层叠叠走山林、中途摔倒名丧残生。
 只剩下我一人无处投奔,
 也不知二双亲哪里存身。
 思前想后无有——
 (二黄散板) 计定,
 但不知何日里得见天伦。
 (白) 来在十字路口, 不免跪在尘埃哀告哀告。
 (于少云跪。王如海上。)
 于少云 (白) 过往仁人君子热心的爷爷奶奶们听着: , 我于少云。我爸爸于天球, 进京补官, 一去数月未回。可恨郭盛恩, 将我母亲诓走。是我同定家人于福, 找到他的衙门。是他定计要将我主仆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 打从窗户逃出, 行至中途, 于福一跤摔死。是我寻找旧路回来, 身上无衣, 肚内无食, 倒有两三天没有吃饭啦!
 王如海 (白) 我且问你: 你母亲今在何处?
 于少云 (白) 现在郭盛恩的后花园。
 王如海 (白) 你想她不想?
 于少云 (白) 我怎么不想啊?
 王如海 (白) 我有意叫你去到郭盛恩的后花园, 寻找你母, 不知你敢去不敢去?
 于少云 (白) 敢去倒是敢去; 我就是没吃饭哪!
 王如海 (白) 随为伯去用饭。
 于少云 (白) 你是谁呀?
 王如海 (白) 为伯王如海。
 于少云 (白) 大爷!

王如海 (白) 好孩子，跟我走吧！正是：
 (念) 但愿苍天遂人愿，
 于少云 (念) 仇报仇来冤报冤！
 (白) 大爷，我饿啦。
 王如海 (白) 随为伯用饭去吧！
 (王如海、于少云同下。)

【第二十场】

(于霍氏上。)
 于霍氏 (唱) 我儿夫求功名杳无音信，
 郭盛恩行强霸勒逼成亲。
 但愿得天保佑报却冤恨，
 也不知我儿夫是死是生。
 (于少云上。)
 于少云 (唱) 适才店中巧计生，
 惊动我母走一程。
 (白) 来此已是郭盛恩的后花园，我不免将歌儿唱起。
 (唱) 心中只想我的娘，
 我父进京求功名，一去不回程。
 哭爹爹不见，叫娘娘不应，
 怎不叫人痛伤情？
 (白) 哎哟哟！
 (唱) 只剩下于少云。
 于霍氏 (白) 外头谁哭得这么可怜哪？我出去看看去。
 哟！门锁着哪。待我唤张妈前来。
 张妈快来！
 (张妈上。)
 张妈 (白) 来啦来啦。太太，什么事？
 于霍氏 (白) 外头有个小孩儿哭得怪可怜的。你瞧瞧去！
 张妈 (白) 是啦！
 (张妈出。)
 于少云 (白) 妈！
 张妈 (白) 谁是你妈？
 于少云 (白) 您给俩钱花。
 张妈 (白) 我给你言语声儿。
 (张妈进。)
 张妈 (白) 太太，外头有个小孩子，在那儿哭哪。
 于霍氏 (白) 叫他进来！
 张妈 (白) 是。
 (张妈出。)
 张妈 (白) 小孩儿，你进来！
 (于少云进。)
 于少云 (白) 妈！
 于霍氏 (白) 啊！
 (于霍氏惊。)
 张妈 (白) 这孩子饿疯啦，逮谁管谁叫妈。
 于霍氏 (白) 你到后头给找点儿吃的去。
 张妈 (白) 是啦。
 (张妈下。)
 于霍氏 (白) 哎呀儿呀，你、你、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
 于少云 (白) 您不知道。自从您走后，我同定家人于福，找到他的衙门。是他定计，要将我
 主仆二人害死。幸被于福看破，我二人打从窗棂儿逃出，行至中途，于福一跤

摔死。是我寻找旧路回来，半道上又碰见王如海大爷啦。说跟您有两句话说。

妈，您去是不去呀？

于霍氏（白）事到如今，焉有不去之理？

于少云（白）去，那咱们走吧！

于霍氏（白）看此时无人，你我逃去了吧！

（于霍氏领于少云同下。张妈上。）

张妈（白）这孩子真有造化！这还有点儿鸭子汤泡饭，太太给您哪。

哟！太太哪儿去啦？许是跑啦。

有请大人！

（郭盛恩上。）

郭盛恩（白）何事？

张妈（白）跑啦？

郭盛恩（白）哪个跑啦？

张妈（白）于太太跑啦。

郭盛恩（白）我叫你看着她，你怎么放她跑啦？

张妈（白）她是带腿的。

郭盛恩（白）吩咐小队子们追！

张妈（白）小队子们追呀！

（张妈下。四清兵、大喜自两边分上。）

大喜（白）彭大人已到江口。

郭盛恩（白）迎接大人要紧哪！大喜，拿帽子来呀！

（大喜与郭盛恩拿帽，郭盛恩、大喜、四清兵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于少云、于霍氏自下场门同上，王如海自上场门上。）

于少云（白）大爷，这就是我妈。

妈，这就是我大爷。

王如海（白）弟妹请！

于霍氏（白）大哥请！

（王如海、于少云、于霍氏同走圆场。）

王如海（白）请坐！

于霍氏（白）大哥请坐！大哥，我儿多蒙大哥收留，我这儿谢谢您啦！

王如海（白）弟妹，我与天球乃是金兰之好，你何出此言？

于霍氏（白）大哥，可知我儿夫的下落？

王如海（白）唉！再不要提起。前半月，我与天球同宿旅店，叙来叙去，他道郭盛恩行此万恶之事，意欲赴京上告。我二人一路同行，船行半江之中，不想我那三弟失足落水，一命身亡！

于霍氏（白）怎么着，我儿夫他、他、他死了吗？

王如海（白）正是。

于霍氏（白）哎呀！

（唱）听说儿夫把命丧，

（三叫头）天球！我夫！夫啊！

（唱）点点珠泪洒胸膛。

（白）大哥，但不知我儿夫死在什么时候？

王如海（白）乃是半夜之间。同船人喊叫，愚兄才得知晓。

于霍氏（白）大哥，我想此事有差！

王如海（白）何差？

于霍氏（白）我想同船人多着哪，别人不死，怎么单单我儿夫一个人死啦？这必是有人谋害他吧！

王如海（白）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啦：那日我与天球同宿旅店，忽然来了二人借宿。次日又一路同船。天球失足落水，又是他二人喊叫。我想，必是郭盛恩差他二人谋害的吧！

于少云 (白) 大爷，这两个人什么长像？
 王如海 (白) 一个黑胡须，一个白胡须。
 于少云 (白) 那个黑胡子的姓孙，白胡子的姓马，对不对？
 王如海 (白) 不错，你是怎么知道？
 于少云 (白) 我上他们那儿去，还是这俩王八蛋，定计要害我哪！
 于霍氏 (白) 大哥，我想儿夫这样冤仇，何日才能得报啊！
 王如海 (白) 弟妹，你是胆大，还是胆小？
 于霍氏 (白) 胆大怎说？胆小怎讲？
 王如海 (白) 要是胆小，回到郭盛恩的后花园，吃碗安乐茶饭去吧！
 于霍氏 (白) 要是胆大哪？
 王如海 (白) 要是胆大吗！嗯！今有彭大人巡视长江，一路之上，代理民词。待我与你写下伸冤大状，你去拦轿喊冤。不知你敢告不敢？
 于霍氏 (白) 大哥，慢说是替我儿夫拦轿喊冤；就是刀山油锅，我也——
 王如海 (白) 怎么样？
 于霍氏 (白) 我也敢跳啊！
 (于霍氏哭。)
 王如海 (白) 好！真乃烈妇。待我与你写状。
 于霍氏 (白) 待我磨墨。
 王如海 (白) 且慢！请问弟妹什么门氏？
 于霍氏 (白) 于霍氏。
 王如海 (白) 哪里人氏？
 于霍氏 (白) 南阳人氏。
 王如海 (白) 多大年纪？
 于霍氏 (白) 二十八岁。
 王如海 (白) 父母可在？
 于霍氏 (白) 父母双亡。
 王如海 (白) 啊啊啊啊，冤状呵！
 (王如海写状。【牌子】。)
 王如海 (白) 弟妹请看。
 于霍氏 (白) 大哥，您念一遍我听听！
 王如海 (白) 你且听了。
 (王如海念。)
 王如海 (白) “具告状人于霍氏，现年二十八岁，系南阳人氏。父亲去世，尊母命嫁与于天球为妻，在大智门外于家庄居住。兹因暮春，有本地总镇郭盛恩来到我家拜望。郭乃我夫旧日之友。是我丈夫预备酒饭款待，不想郭盛恩起下淫恶之心，假意与我夫银两，叫我夫上京补官。是日新平船开往烟台，直放天津。郭盛恩又差孙、马二位师爷，明是护送，船行半路之上，将我夫推落海中，尸骨无存。小妇人在家，又被郭盛恩接到他的家中，要勒逼成奸。小妇人不从，他将小妇人监禁在后花园中，日夜差人劝说于我。我儿于少云不见小妇人回家，只得找到他的衙门，又被郭盛恩用钢刀追杀；逃出门来，路遇王如海，才知是我子少云。亏他收留，问起情由，方知我夫被郭盛恩差人谋害。闻得大人爱民如子，特地前来哀求大人，将此案审明，就是我夫死在酒泉，也感念大人恩同再造。哀哀上告！哀哀上告！”
 于霍氏 (白) 大哥请上，受我母子一拜！
 王如海 (白) 这就不敢！
 于霍氏 (白) 大哥，看天时不早，我母子就此前往。
 王如海 (白) 且慢！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去也还不迟。
 于霍氏 (白) 大哥，我母子若不急速前往，倘若郭盛恩差人追来，如何是好？
 王如海 (白) 这个！
 于霍氏 (白) 大哥不必拦阻，我母子就此前往。
 王如海 (白) 弟妹慢走！弟妹慢走！
 (于霍氏拉于少云同急下，王如海追下。)

【第二十二场】

彭少保 (内白) 嗨! 开船哪!
(八清兵、四灰袍、中军引彭少保同上。)

彭少保 (念) 奉王旨意巡长江, 赤胆忠心保家邦。皇恩浩荡民瞻仰, 我主圣明似尧唐。
(白) 本大臣、太子少保、巡视长江水师提督、钦命大臣彭。奉王旨意, 巡视长江。昨日牌发武昌。为此今日登舟。
中军!
中军 (白) 有!
彭少保 (白) 吩咐文武百官: 一概免参免见。船往汉口进发!
中军 (白) 是。
下面听者! 大人有令: 文武百官一概免参免见。船往汉口直放!

八清兵、
四灰袍 (同白) 啊!
(八清兵、四灰袍、中军、彭少保同走圆场。吴德上。)

吴德 (白) 江夏县吴德, 迎接老大人!
八清兵 (同白) 江夏县吴德迎接大人。
彭少保 (白) 船头答话!
八清兵 (同白) 船头答话。
吴德 (白) 江夏县吴德迎接老大人!
八清兵 (同白) 起! 免! 打躬!
彭少保 (白) 江夏县!
吴德 (白) 在!
彭少保 (白) 此处官民如何?
吴德 (白) 官是清官, 民是顺民, 粮实库足, 请老大人查点。
彭少保 (白) 回衙理事!
吴德 (白) 多谢老大人!
(于霍氏、于少云同上。)

于霍氏 (白) 冤枉!
吴德 (白) 唉! 你嚷什么?
于霍氏 (白) 我冤枉!
吴德 (白) 冤枉? 上我那儿冤去!
于霍氏 (白) 你管不了我的事。
吴德 (白) 什么, 我管不了你的事? 我是父母官, 就如同你们家亲父母一样, 我怎么管不了你的事? 你要造反哪!
于霍氏 (白) 啊, 你管不了!
吴德 (白) 管不了啊? 我不叫你告!
于霍氏 (白) 你真不叫我告?
吴德 (白) 啊, 我不叫你在哪儿告。
于霍氏 (白) 哎呀天哪! 只望与我儿夫伸冤报仇, 不想这狗官他不叫我告!
儿呀, 状纸在此, 告也在你; 不告也在你。你瞧你大爷来啦!
于少云 (白) 在哪儿哪?
于霍氏 (白) 我说, 嘿! 你让我告不让我告?
吴德 (白) 不让你告!
于霍氏 (白) 我不告啦!
(于霍氏跳水, 下。)

于少云 (白) 妈呀!
(唱) 一见我母把命丧,
点点珠泪洒胸膛。
哭一声我的母阴魂慢走,
(白) 儿的娘啊!
(【扫头】。王如海上。)

王如海 (白) 哎呀儿呀, 为何在此啼哭? 你母亲往哪儿去啦?

于少云 (白) 大爷您不知道，我妈上这儿告状来啦，就是这狗官他不叫我妈告，我妈一气投江死啦。唉呀妈呀！

王如海 (白) 哎呀弟妹呀！你今一死，不值紧要，撇下你子少云，何人照管？也罢！我既与你父是金兰之好，拚着这条性命不要，替你伸冤报仇。儿呀，不要害怕，随为伯前去喊冤。

(王如海、于少云同走圆场。)

王如海 (白) 冤枉啊！

八清兵 (同白) 哦！

彭少保 (白) 何事喧哗？

中军 (白) 有人喊冤。

彭少保 (白) 带上来！

中军 (白) 带上来！

吴德 (白) 得！你上来吧！

于少云 (白) 叩见大人！

彭少保 (白) 啊，是个小孩子。你有什么冤枉？

于少云 (白) 大人您不知道，我妈上这儿告状来啦，就是这位老爷他不叫我妈告，我妈一气投江死啦。

彭少保 (白) 你的状子哪？

于少云 (白) 在这儿哪。

彭少保 (白) 呈上来！

(于少云呈状子，彭少保看。)

彭少保 (白) 于霍氏是你什么人？

于少云 (白) 是我妈。

彭少保 (白) 王如海是你什么人？

于少云 (白) 是我大爷。

彭少保 (白) 带上船来！

吴德 (白) 得！你也上来吧！

王如海 (白) 生员王如海叩见大人！

彭少保 (白) 口称生员，莫非在庠？

王如海 (白) 小人甲辰科举人。

彭少保 (白) 于天球的事情，你都知道吗？

王如海 (白) 小人尽知。

彭少保 (白) 从实讲来！

王如海 (白) 是。生员王如海，乃江苏人氏。我与天球乃金兰之好。不幸双亲下世，在家守制已满，上京起服，行在旅店，偶遇于天球，我二人交谈，他道郭盛恩行此万恶之事，意欲上京控告。我二人一路同行。船行半江之中，又被郭盛恩差人谋害，是生员亲眼得见。我想郭盛恩乃国家大臣，竟敢行此万恶之事。闻得大人爱民如子。特此前来，哀求大人，将此案申明，就是于天球死在九泉，也感念大人的恩德非浅！

彭少保 (白) 可是实情？

王如海 (白) 句句实情。

彭少保 (白) 起过一旁。

王如海 (白) 多谢大人！

彭少保 (白) 哈哈！好个胆大的郭盛恩，身为皇家大臣，竟敢行此淫恶之事？

中军！

中军 (白) 在！

彭少保 (白) 拿我令箭，调郭盛恩船头回话！

中军 (白) 遵命。

(中军拿令箭。)

中军 (白) 搭了扶手！

(中军下。)

彭少保 (白) 江夏县哪？

吴德 (白) 这！伺候老大人！

彭少保 (白) 方才有个民女喊冤吗?
 吴德 (白) 喳! 不错, 有个民女喊冤。
 彭少保 (白) 你为什么拦阻?
 吴德 (白) 这! 不是, 是这么回事情: 此处乃是卑职所辖之地, 她要是在此喊冤, 岂不是越衙告状? 少不得与卑职也有点儿干系; 又怕累着老大人。故尔没敢叫她在这儿告。谁想这个妇人一时心急, 她学了三国的孙夫人祭长江——为夫尽节啦。此事与卑职无干。
 彭少保 (白) 嘿嘿! 你受郭盛恩多少贿赂?
 吴德 (白) 这! 郭大人不过待人忠厚, 年啦节啦的, 请求借贷, 倒是有的。卑职不敢贪赃受贿。
 彭少保 (白) 哼! 身为民之父母, 竟敢草菅人命? 回衙听参!
 吴德 (白) 多谢老大人! 得啦, 劳您驾吧, 我回家抱娃子去啦!
 (吴德下。中军上。)
 中军 (白) 郭盛恩不遵将令, 折断令箭。回禀大人得知。
 彭少保 (白) 好哇! 野心未退。
 中军, 命你带领亲兵, 将镇台衙门团团围住, 捉拿郭盛恩。倘有怠慢, 提头来见!
 中军 (白) 遵命!
 (彭少保下。)
 中军 (白) 众弟兄!
 八清兵 (同白) 有!
 中军 (白) 一齐下船!
 八清兵 (同白) 啊!
 (八清兵、中军同下。)

【第二十三场】

(郭盛恩上。)
 郭盛恩 (白) 好你个彭大铁, 拿令箭就调得动老子了吗?
 (马师爷、孙师爷同上。)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哎呀大人! 清兵将衙门团团围住了!
 郭盛恩 (白) 众弟兄!
 (八郭兵自两边分上。)
 八郭兵 (同白) 有!
 郭盛恩 (白) 杀!
 八郭兵 (同白) 啊!
 (八清兵、中军同上, 同起打。八清兵同擒郭盛恩、马师爷、孙师爷, 同拉下。)

【第二十四场】

(四灰袍引彭少保同上。八清兵、中军押郭盛恩、马师爷、孙师爷同上。)
 中军 (白) 郭盛恩拿到。
 彭少保 (白) 哇! 胆大郭盛恩! 身为皇家大臣, 作此万恶之事, 你想想还有脑袋没有哪?
 郭盛恩 (白) 此乃二位师爷替我办的, 与我无干。
 彭少保 (白) 暂且监禁起来, 听候圣旨发落!
 郭盛恩 (白) 你也要不了我的头啊!
 (二清兵押郭盛恩同下。)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唔呀老大人, 此事乃是郭盛恩买动我二人的, 我二人也是不愿去的呀!
 彭少保 (白) 想你二人与郭盛恩通同作弊, 难道说就不要命了吗?
 马师爷、
 孙师爷 (同白) 望求老大人开恩饶恕!

彭少保 (白) 似这等淫恶之徒，留下与国家无用。枪毙！
(二清兵押孙师爷同下。)

马师爷 (白) 唔呀老大人，这事情都是他们办的，我学生是无有心的呀！

彭少保 (白) 怎么着，没有心？
来呀，将他绑到法场，开膛破肚，看他有心没心？

马师爷 (白) 唔呀坏了！
(二清兵押马师爷同下。)

彭少保 (白) 中军！

中军 (白) 在。

彭少保 (白) 命你监斩，不得有误！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彭少保、四灰袍、二清兵同下。)

(完)